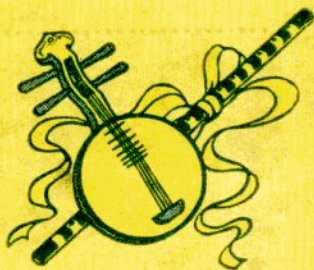


曲本唱新

亲娘怨

苏庆堂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716.4
784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有六篇唱詞。“買包子”寫一對好吃懶做的夫婦向賣包子的賒賬，賣包子的不肯，他們說賣包子的不肯賒賬是因為他也是懶漢，討賬時要花力氣跑路。“胡慾吃烤鴨”寫一個懶漢做夢做到吃烤鴨，結果是啃了自己妻子的腳趾頭。“吳二嫂的扁担”寫欺軟怕硬的地主吃了苦頭。“罵風”寫一個農民因為養鳥耽誤了生活，經過妻子啓發，明白了道理。“怨娘親”說明愛護子女要有方法。“姐妹倆學文化”寫學文化的好處。作者是個農民，一部分是他創作的，一部分是他改編、整理的。大多數唱詞很生動。

新 唱 本

怨 娘 親

蘇慶堂編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850×1168 耗1/64 印張：11/32 字數：9,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統一書號：T10077·402

定價(5) 0.05元

買包子

天怕浮云地怕荒，
人怕懶惰鳥怕槍，
懶老婆怕嫁懶漢子，
懶漢子怕娶懶婆娘。
這也是事情有湊巧，
懶漢子懶婆娘配成了雙；
時常滑娶妻刁氏女，
論懶惰兩人都一樣。
有一天刮起了鵝毛雪，
夫妻怕冷懶起床，
常滑說：“你怎不起身去做飯？”
刁氏說：“無米面叫我燒清湯？”
常滑說：“無米怨你好吃懶做活。”
刁氏說：“你怎不說有了活你推病不起床？”
他兩人你推我來我推你，

猛聽見賣包子的拉長腔：

“雪白包子剛出籠，

新炸的油條還未涼，

蒸的包子六兩重，

炸的油條賽杆杖。”

賣包子的口口聲聲喊，

床上一對夫妻着了忙，

常滑急忙抽身起，

刁氏慌着穿衣裳；

常滑開開門一扇，

刁氏擠着往外闖。

時常滑伸手把包子拿四個，

刁氏女看胖的油條揀三雙。

賣包子的說：“你們兩位快給錢，

凍手凍腳我身子像篩糠。”

常滑說：“唉！我今天還是沒有錢。”

刁氏說：“呸！等你再來老賬新賬都還上。”

賣包子的說：“今天對不起你，

我有了經驗怕賒賬。”

常滑說：“買東西我次次都給錢。”

賣包子的說：“你欠的層層老賬怎不还上？”

常滑說：“馬上我就都还完。”

賣包子的說：“等不完的馬上等驢上。”

常滑說：“这一回我說話要算話。”

賣包子的說：“你回回說的都漂亮。”

常滑說：“做生意必須要和气。”

刁氏說：“俺次次照顧你你情面也不講。”

賣包子的說：“你若是真的照顧我，

今天就請你賞个光，

買我的东西給現錢，

沒有錢把东西放進箱。”

时常滑松松搭搭放下包子，

刁氏把油条也往箱內裝。

賣包子的合好箱盖子，

背起來迈开大步去串庄。

时常滑看看刁氏嘆声气，

刁氏女看看常滑哼一腔。

常滑說：“賣包子的是个懶蛋怕討賬。”

刁氏說：“說起來怕动人人都一样。”

胡愁吃烤鴨

有一个懶漢本姓胡，
外人給他送个号名叫胡愁，
只因他逛逛蕩蕩怕做活，
每日里愁米愁柴又愁油。
这一日是臘月二十六，
过新年家家戶戶買魚又買肉；
胡愁他沒錢过年又發了愁，
跪在財神面前磕响头：
“初一、十五我給你燒香表，
难道說我沒有錢你就不保佑，
你沒看別人買魚買肉忙过年，
我家里沒錢沒米干發愁，
求菩薩金銀財宝給一点，
讓我快快乐乐过个好年头。”
胡愁拜完財神心松了，
搖搖擺擺到街上溜一溜。
往前走來到飯館門口，

見案上烘燒的烤鴨直淌油。

胡愁一看眼發直，

不由得嘴內酸水流。

他越看越是饞的慌，

一賭氣扭身往回走，

一到家脫了衣衫上床睡，

跟老婆不睡一头睡兩头。

他睡到半夜做了一个夢，

夢見一只烤鴨在院中走，

他“鴨咕”“鴨咕”喚鴨子，

烤鴨抖抖翅膀点点头，

他急忙上前用手抓，

烤鴨一抖翅飛到門外头。

眼看着烤鴨要逃走，

財神爺一蹦到門口，

一下子就抓住鴨脖子，

只喜得胡愁对着財神磕响头。

他捧住烤鴨往嘴里送，

狠狠的咬住烤鴨的头，

胡愁來不及細細嚼，

噉呀一声，烤鴨身子一抽縮回头。
胡愁抱住烤鴨不肯放，
他老婆压住他身子拚命揍，
罵了声：“該死的东西心真狠，
半夜里你咬我的脚趾头。”
劈臉連打几巴掌，
打得个胡愁口內鮮血流。
胡愁拉过被头緊盖住，
身子在棉被里乱打抖，
嘴里說：“我当是吃了頓好烤鴨，
誰知道却咬了你的脚趾头。”

吳二嫂的扁担

六月里來大热天，
長工鋤秋南坡間。
長工鋤的正起勁，
东南角有塊黑云往上翻。
沒一会电閃雷响大雨至，
只下得暗地昏了天。

長工飛步回家轉，
看見前边有瓜庵，
他緊走一陣把瓜庵進，
等了等大雨不下把家還。
雨下够多时才住点，
坡地內水把庄稼淹：
豆子棉花沒了頂，
紅芋花生不露叶尖，
長蛇浮水擺着尾，
螞蟻浮水滾成团……
長工想，方才还是好年境，
一場大雨淹了田，
我找个地点放下点水，
讓坡內秋苗不受淹。
他順着坡水用眼看，
东家坟地边有个土嶺把水攔，
土嶺比水高几寸，
此处放水沒困难。
他緊走一陣上了嶺，
一鋤一鋤把土翻。

他起先鋤一道小溝流細水，
到後來水冲沙土溝放寬。
小長工放了積水心高兴，
一路上豫腔唱的欢。
回到家走过头門又到涼廳內，
見东家臥在竹床上吸大烟。
东家翻开眼看見小長工，
問長工南坡可曾受水淹。
長工把放水的事說一遍，
当时惱坏东家老夏三，
站起身丟掉烟籤子，
一跺脚罵声：“長工真混蛋，
你不会看坟地也該听人講，
挖溝可能挖坟旁边，
这土嶺專堵坡地內水，
这坟地前有水塘后有山。
坟左边挖溝跑了風水，
俺子孙后代难居官。
为放水我同大家曾把縣官見，
为此事我花了不少錢。

虽說是淹了我八畝地，
就淹掉十畝二十畝啥相干。
你能沒听說，
过荒年窮人当田又賣地，
富豪家越过荒年越喜欢，
八畝地收成有多少，
一轉眼十畝百畝田地归我夏三。”
夏三越說越起火，
一伸手拿过一根粗皮鞭。
長工有心把架打，
怕的是夏三人手众难占先，
他一轉身就往門外跑，
夏三他緊緊跟后边。
这时候都驚动左鄰右舍，
大家伙一齐跑來看。
長工把放水的事說一遍，
大家惱的咬牙关。
这时候又來了兩個狗腿子，
拿条繩要把長工拴。
大家有心把狗腿子打，

怕的是夏三拿銀錢買動縣官。
眼看着小長工要遭危險，
挑水的吳大嫂擠進前邊。
她生成的膀粗腰又圓，
沒受過屈的大脚九寸三。
她听人說長工放水要挨打，
把水桶擱到地平川，
她右手拿着木扁担，
左手一指罵夏三：
“南坡我有几畝地，
年年發水都淹完，
當給你田產賣給你地，
急很了使你的印子錢，
春三月給你借糧食，
吃一斗還你三斗三，
給俺糧食你用九升斗，
還糧食一斗要大一升半。
長工今年放水救了俺，
如同割了你的心肝。
想俺窮人家終久要苦死，

活着你夏天好頂天，
咱拚了罷來对了罷，
有我吳二嫂就沒你夏三。”
大家見二嫂帶頭起了勁，
一个个卷袖拽衣衫，
同說一声拚了吧，
兩個狗腿子竄了圈。
吳二嫂手使扁担往前闖，
像一只猛虎下了山，
夏三当时沒防住，
臉上挨了一扁担，
打得他鼻青眼又腫，
几个門牙都打斷，
他一縮頭把門急关上，
大門落鎖还上門。
夏三兩天沒開門，
一坡大水都淌干。

罵 風

田明割豆到田中，
日出三竿收了工，
回到家中吃早飯，
猛見鷓鴣碰出籠。
慌忙去把鷓鴣找，
找來找去不見踪；
从早晨找到半晌午，
西北角天变起狂風；
沙翻土飛水起浪，
嗚嗚吼吼刮的凶！
田明跑上豌豆地，
豌豆如同放風箏，
滾成团的逐風走，
一畝豌豆刮干淨。
田明惱的雙脚蹦，
指天跺地罵大風。
他喊着大風高声罵，

來了他妻江桂英。
桂英見豌豆刮干淨，
嗚呼嚎啕放悲聲，
又是哭來又是怨，
高一聲來低一聲，
哭的是不見豌豆影，
口口声声怨田明。
田明說：“你莫把我怨，
怨今天刮的混賬風。”
桂英說：“你莫把風怨，
怎不怨自己誤了工，
愛毛虫若不是過了分，
早把豌豆收家中，
口口声声把風罵，
怎不罵自己給鵲鶉迷了心！”
田明听了猛省悟，
不再到处奔走把鵲鶉尋。

怨 娘 親

說个大姐二十三，
嬌生慣養在媽前，
四月十二結了婚，
十八天回門淚不干。
老娘一見心里疼，
扯手巾就把女兒泪水撮：
“乖孩子你剛到婆家去，
見老娘哭哭啼啼为那般？
是不是婆婆是个数落咀？
是不是女婿不喜欢？
是不是嫂嫂欺負你？
是不是小姑咀舌尖？”
尽你問大姐总是不說話，
急的老娘似油煎，
拉一拉大姐小声問：
(白)“乖孩子，可是你女婿……”
問的大姐一头火，

叫声：“老娘甭胡言，
公婆女婿都良善，
小姑嫂嫂非常賢，
都是你嬌生慣养坑了我，
把我害的真可憐。”
老娘一听不高兴，
罵声：“嬌妮嚙舌尖，
把你嬌养这么大，
可曾跟你作过难！
你要是不想把米飯吃，
有老娘給你做碗葱面叶兒打鷄蛋；
你要是嫌土布不好看，
有老娘上街給扯花衣衫；
你要想晚上把那星星抓，
恨不得搭梯子讓你去上天。
为娘待你有啥錯！
你不該說話光伤娘心肝。”
老娘越說越有气，
嬌妮急得把眼翻，
叫老娘：“吃紅蘿卜要刨根，